

坐拥花香

郭宗忠

我最喜欢园子之外的一片树林与草地——秘境。

秘境之美在于浑然天成。它的小路，我每天在这里走，它仅仅是有点痕迹的羊肠小道，这就是贯穿在秘境里的路径。也许，它今天有，明天就无。一夜间被小花小草淹没，被一场雨平复，或者我随心所欲地走，连我自己也寻觅不到哪里曾经是我的行踪。

不过，在这秘境里，一条心里的小径是不会变化的。穿过四月开花的野樱桃树之间，走进枫树林，然后，去往草地，经过紫菀花和打碗花的领地，到达菜园。之后，从槐树与洋槐树夹道欢迎的小径上，进入遮天蔽日的栎树林；随之，走上一道斜坡，能够一览无余团城湖调节池，沿着假还阳参遍地的坡脊，会是一片密不透风的火炬树林形成的秘境里的秘境，下坡处经过一片四季常绿的竹林，最后抵达山桃花盛开的隐逸之地。

今年的秘境，初春时并没有见多少二月兰新生的苗芽。但是，到花开的时候，看二月兰铺了一地紫色的花朵，才感觉到了一种意外之喜。它们的生长与繁衍能力，强到不择地势，不择区域。你看吧，枫树下，密密麻麻地开着二月兰的花，走在枫树林里，林间蜿蜒曲折的小路已是花径，让你突然有种走在油画里的感觉。你这样一直走下去，会走进桃花源，走进天堂一样的梦境里。四面花开，它们的花又在枫树林的树荫里，斑斑点点的阳光，让紫色的二月兰花丛斑驳陆离，有了纵深和质感。它们不需要多少阳光，给一点穿过树叶的光斑的爱抚和春风的吹拂，它们就会热烈而浓郁地交出一幅幅画卷。你在想，大自然用什么样的彩色画笔和神思，才将你的情思也勾画在其中。

整个画卷，每一朵花儿不一样的景象，每一个角度里呈现出来的率真的笔触，都是神来之笔，看似如此简洁随意，却是那样浑然成趣。花香、清风、凉爽的树荫；穿过树叶的光线，摇曳的花朵，以及蜜蜂、蝴蝶、胡蜂，每天走在这里，你会以为远离了尘世，你的脚步长成了翅膀，你的眼睛犹如刚被一泓泉水洗过，你的心灵也突然轻盈，随着百灵鸟和知更鸟的叫声，仿佛把你提升到了可以俯瞰一切的空中云中。

你会看着自己，走过了栎树林，会在两棵枫树打开的门口停顿一下，整理衣冠，轻叩大自然的柴门。你的心会急切地进入早已为你开满鲜花的一片草地。那里，打碗花会从晚春开到晚秋，你可以在清晨等待打碗花不紧不慢地醒来，它们不像月见湖畔的月见草花，开放后就会一直昼夜开着，直到凋谢。而打碗花，有自己的作息，清晨，几乎是在阳光要晒到脸颊的时候，它们才慢慢睁开眼睛，在晨雾里梳洗打扮，像鸟儿在泉边梳理自己的羽毛。而到暮色四合时，它们会把花朵悄悄收拢起来，像鸟儿回到巢里，收拢起飞了一整天的翅膀，安稳地睡一整夜。也许，开了几天的打碗花，在这一个傍晚关闭了花朵之后，翌日再也打不开。但是，它们没有悲叹，只是悄悄地闭上了眼睛一样的花瓣，保持了初开时花蕾的样子，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最后又回到儿时的天真。你会把那些凋谢的花放在手心，它们仿佛进入了永久的睡梦。这睡梦是幸福的安稳的，大自然的悲悯和轮回，都在这花里安息。

草地里的紫菀花也在一场春雨后，被叫醒了似的，它们紧密地围在一棵矮小的枫树下，紫色的花朵精致而安静。我时常来到它们身边，只有蹲下来与它们对视，才能唤醒你心里存有的那份早已遗忘的高贵。那是心灵贴近心灵的认同，如此，在世间放下你作为人的身段，和小花小草一样的心境时，才有了所谓的高低贵贱，只有尊重和谅解，只有宽和与仁慈。

这天下午，晴空无云，阳光和秘境里的二月兰，以及树叶深浅不一的绿，让秘境幽深而安谧。我来到一棵枫树下，细碎的枫树花橙黄的颗粒似的，带着阳光的金色。脚下，是二月兰铺过来的花，我慢慢在草地上坐下，四周的花儿像一个敞开的怀抱，花香袭来，让我沉迷，我似乎依偎在花卉的怀抱里。远在丹江口库区的朋友看到我随手拍的照片说，这二月兰的春天，想象不出来您会怎样画出来！

我不是画家，我不知道怎样调出五彩缤纷的色彩，来描绘出大自然的美丽。只是，我知道，这大地再朴素不过的泥土的调色板上，那里，浸透了大地母亲浓浓的爱，她才养育出了清秀峻拔、花枝招展、人见人爱的大自然儿女。



王乐士

刘向阳

见到老王时他说很忙，蜻蜓点水般与我握手，急于离开的样子。陪同我的驻村干部小张只好拦到他前面，说：“这位刘记者是宣传部派来采访咱村的，市里一支笔，去看看你的‘灰姑娘’吧。”

老王嘟囔一声“来头不小啊”，紧绷的国字脸松弛下来，圆眼一瞪，领着我们朝前走。还没到菌菇大棚，就听见里面有说有笑的，还有人在唱歌，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当我们一出现，歌声戛然而止，说笑也打住，棚里的人都望着我们。

老王招招手，“大伙别停啊，长沙那边等着送货呢。”他低头弯腰，做出请的姿势：“刘记者，这些都是我的‘灰姑娘’，这批基料是去年11月上的一溜儿9个大棚，日产1800公斤……眼下生产忙，我要去田间地头，跟进水稻育秧情况，失陪了。”说完就出了大棚。

“灰姑娘”是老王培育的平菇，味道鲜美，深受百姓喜爱。老王注册“灰姑娘”菌类品牌，成立菌业公司，主打食用菌，兼种四季蔬菜，带动村民致富，解决贫困户就业难题。我仔细观察一排排举着小伞的“灰姑娘”，上前那“歌手”倏忽又唱“采蘑菇的小姑娘”了，虽然走腔跑调，却流露由衷的欢欣。

“大哥这么快活，准有喜事吧。”“这些‘灰姑娘’多像山里的蘑菇啊。我小时候落下腿疾，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如今家门口有活干，既能挣钱贴补家用，又方便照顾爷娘、细伢子，想起来就高兴，憋不住要唱歌……”

老王说：“你跟我来，我带你去看看。”

老王带我来到一个山湾，那里有一个小水塘，水塘里夏天便盛开了荷花，每到夜晚就能听到青蛙的聒噪，这种城市的蛙声曾带给我非常亲切的感受，满足了我的另一种乡愁，于是这里就成了除了我老家外的另一个家。从刚开始的两个人变成如今的一家四口，儿子在十几年前出生，亲眼目睹他从襁褓里慢慢长大。历历在目他出生时的样子，清楚地记得从医生手里接过儿子搂进我怀里的情景；做父亲的不安和喜悦都在那接过来的一瞬间产生。我翻看存在电脑里儿子刚出生和成长时的照片和视频，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也看到了自己一路走过来的痕迹。很多东西会被时间冲淡，因此也会时刻提醒自己，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才是最重要的。每天太阳照常升起又落下，循环往复。

我喜欢站在楼顶看着满城灯火，不时会想起童年，想起岁月如梭。其实每个人平凡的人，都在记忆里自我成全，在四季的更迭中，晦暗的灵魂终将被照亮；我们如此热爱生活，所有矫情、浅薄、虚荣，都会被时间接纳后改变，人一辈子的悲欢离合都会在自己的经历中冰释和成全。

很多个夜晚，我借一盏灯审视自己的内心，随着年岁的增长，愈发开始走向自己的内心。在书房读书写作累了就会望向天际，看着满城闪烁的灯火，还有远处腾空而起的烟花，一下就会感受到这座山城在十年里的变化，如此浓烈又如此静谧。把这种变化定格在十年里，也不过是匆匆一瞬。

十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十年的变迁足以把一些事物变得面目全非。在这十年里，我认识了负责管理我们小区物业公司的老蒋，慢慢熟悉后，得知他儿女都在机关单位上班，有自己和睦的家庭和稳定的收入。在很多人看来，他完全没必要出来打这份工，何况他年纪也近六十了，当初出来做这份事的时候，遭到全体家人的反对，觉得他应该安度晚年生活才对，老蒋说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自己不打牌也没别的爱好，就出来找了这份工作。老蒋这一做就是多年，对小区的各个角落和小区的住户都了如指掌，哪里需要换灯泡，哪里绿化带需要清理，哪栋楼的楼道需要打扫，都会找他，他成了小区的万事通。他整天乐呵呵的，没有任何怨言。

没事的时候，我都会主动找老蒋闲聊，不外乎就是些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的琐事，他经常说他见证了这个地方的变化：看着两家大型超市开业，看着小区附近的新楼盘被开发商把房子建起来，然后又看着住户装修搬进新家。他经常讲起我的两个孩子，说看着他们抱在怀里，看着他们上幼稚园又去念小学。他经常讲住在我家对面的老蒋，说前几年经常看到老两口一起去买菜，晚饭后在小区附近散步，说他们两个人很安静地生活在这里，老蒋已习惯他们的存在，经常碰到的时候停下来打招呼寒暄。直到很多天没见到他们，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着老两口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老蒋曾想去打听他们搬到哪个小区去住

了，后来终于没去过问。他后来跟我说，人与人的认识和接触是靠缘分的。他亲眼见证了这十年来小区的各种变迁；很多人把这里的房子卖了，另外再买了一套比这里更大的房子，小区里很多孩子高中毕业后就到外地读大学，曾经那些小小的身影便消失在视线中。

我跟老蒋一样，目睹了这个地方种种变化；其实刚住到这里的时候，楼下有一口池塘，池塘里在夏天便盛开了荷花，每到夜晚就能听到青蛙的聒噪，这种城市的蛙声曾带给我非常亲切的感受，满足了我的另一种乡愁，于是这里就成了除了我老家外的另一个家。从刚开始的两个人变成如今的一家四口，儿子在十几年前出生，亲眼目睹他从襁褓里慢慢长大。历历在目他出生时的样子，清楚地记得从医生手里接过儿子搂进我怀里的情景；做父亲的不安和喜悦都在那接过来的一瞬间产生。我翻看存在电脑里儿子刚出生和成长时的照片和视频，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也看到了自己一路走过来的痕迹。很多东西会被时间冲淡，因此也会时刻提醒自己，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才是最重要的。每天太阳照常升起又落下，循环往复。

我喜欢站在楼顶看着满城灯火，不时会想起童年，想起岁月如梭。其实每个人平凡的人，都在记忆里自我成全，在四季的更迭中，晦暗的灵魂终将被照亮；我们如此热爱生活，所有矫情、浅薄、虚荣，都会被时间接纳后改变，人一辈子的悲欢离合都会在自己的经历中冰释和成全。

很多个夜晚，我借一盏灯审视自己的内心，随着年岁的增长，愈发开始走向自己的内心。在书房读书写作累了就会望向天际，看着满城闪烁的灯火，还有远处腾空而起的烟花，一下就会感受到这座山城在十年里的变化，如此浓烈又如此静谧。把这种变化定格在十年里，也不过是匆匆一瞬。

十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十年的变迁足以把一些事物变得面目全非。在这十年里，我认识了负责管理我们小区物业公司的老蒋，慢慢熟悉后，得知他儿女都在机关单位上班，有自己和睦的家庭和稳定的收入。在很多人看来，他完全没必要出来打这份工，何况他年纪也近六十了，当初出来做这份事的时候，遭到全体家人的反对，觉得他应该安度晚年生活才对，老蒋说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自己不打牌也没别的爱好，就出来找了这份工作。老蒋这一做就是多年，对小区的各个角落和小区的住户都了如指掌，哪里需要换灯泡，哪里绿化带需要清理，哪栋楼的楼道需要打扫，都会找他，他成了小区的万事通。他整天乐呵呵的，没有任何怨言。

没事的时候，我都会主动找老蒋闲聊，不外乎就是些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的琐事，他经常说他见证了这个地方的变化：看着两家大型超市开业，看着小区附近的新楼盘被开发商把房子建起来，然后又看着住户装修搬进新家。他经常讲起我的两个孩子，说看着他们抱在怀里，看着他们上幼稚园又去念小学。他经常讲住在我家对面的老蒋，说前几年经常看到老两口一起去买菜，晚饭后在小区附近散步，说他们两个人很安静地生活在这里，老蒋已习惯他们的存在，经常碰到的时候停下来打招呼寒暄。直到很多天没见到他们，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着老两口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老蒋曾想去打听他们搬到哪个小区去住

如歌十年

李武

老王嘟囔一声“来头不小啊”，紧绷的国字脸松弛下来，圆眼一瞪，领着我们朝前走。还没到菌菇大棚，就听见里面有说有笑的，还有人在唱歌，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当我们一出现，歌声戛然而止，说笑也打住，棚里的人都望着我们。

老王招招手，“大伙别停啊，长沙那边等着送货呢。”他低头弯腰，做出请的姿势：“刘记者，这些都是我的‘灰姑娘’，这批基料是去年11月上的一溜儿9个大棚，日产1800公斤……眼下生产忙，我要去田间地头，跟进水稻育秧情况，失陪了。”说完就出了大棚。

“灰姑娘”是老王培育的平菇，味道鲜美，深受百姓喜爱。老王注册“灰姑娘”菌类品牌，成立菌业公司，主打食用菌，兼种四季蔬菜，带动村民致富，解决贫困户就业难题。我仔细观察一排排举着小伞的“灰姑娘”，上前那“歌手”倏忽又唱“采蘑菇的小姑娘”了，虽然走腔跑调，却流露由衷的欢欣。

“大哥这么快活，准有喜事吧。”“这些‘灰姑娘’多像山里的蘑菇啊。我小时候落下腿疾，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如今家门口有活干，既能挣钱贴补家用，又方便照顾爷娘、细伢子，想起来就高兴，憋不住要唱歌……”

老王说：“你跟我来，我带你去看看。”

老王带我来到一个山湾，那里有一个小水塘，水塘里夏天便盛开了荷花，每到夜晚就能听到青蛙的聒噪，这种城市的蛙声曾带给我非常亲切的感受，满足了我的另一种乡愁，于是这里就成了除了我老家外的另一个家。从刚开始的两个人变成如今的一家四口，儿子在十几年前出生，亲眼目睹他从襁褓里慢慢长大。历历在目他出生时的样子，清楚地记得从医生手里接过儿子搂进我怀里的情景；做父亲的不安和喜悦都在那接过来的一瞬间产生。我翻看存在电脑里儿子刚出生和成长时的照片和视频，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也看到了自己一路走过来的痕迹。很多东西会被时间冲淡，因此也会时刻提醒自己，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才是最重要的。每天太阳照常升起又落下，循环往复。

很多个夜晚，我借一盏灯审视自己的内心，随着年岁的增长，愈发开始走向自己的内心。在书房读书写作累了就会望向天际，看着满城闪烁的灯火，还有远处腾空而起的烟花，一下就会感受到这座山城在十年里的变化，如此浓烈又如此静谧。把这种变化定格在十年里，也不过是匆匆一瞬。

十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十年的变迁足以把一些事物变得面目全非。在这十年里，我认识了负责管理我们小区物业公司的老蒋，慢慢熟悉后，得知他儿女都在机关单位上班，有自己和睦的家庭和稳定的收入。在很多人看来，他完全没必要出来打这份工，何况他年纪也近六十了，当初出来做这份事的时候，遭到全体家人的反对，觉得他应该安度晚年生活才对，老蒋说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自己不打牌也没别的爱好，就出来找了这份工作。老蒋这一做就是多年，对小区的各个角落和小区的住户都了如指掌，哪里需要换灯泡，哪里绿化带需要清理，哪栋楼的楼道需要打扫，都会找他，他成了小区的万事通。他整天乐呵呵的，没有任何怨言。

没事的时候，我都会主动找老蒋闲聊，不外乎就是些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的琐事，他经常说他见证了这个地方的变化：看着两家大型超市开业，看着小区附近的新楼盘被开发商把房子建起来，然后又看着住户装修搬进新家。他经常讲起我的两个孩子，说看着他们抱在怀里，看着他们上幼稚园又去念小学。他经常讲住在我家对面的老蒋，说前几年经常看到老两口一起去买菜，晚饭后在小区附近散步，说他们两个人很安静地生活在这里，老蒋已习惯他们的存在，经常碰到的时候停下来打招呼寒暄。直到很多天没见到他们，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着老两口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老蒋曾想去打听他们搬到哪个小区去住

了，后来终于没去过问。他后来跟我说，人与人的认识和接触是靠缘分的。他亲眼见证了这十年来小区的各种变迁；很多人把这里的房子卖了，另外再买了一套比这里更大的房子，小区里很多孩子高中毕业后就到外地读大学，曾经那些小小的身影便消失在视线中。

我跟老蒋一样，目睹了这个地方种种变化；其实刚住到这里的时候，楼下有一口池塘，池塘里在夏天便盛开了荷花，每到夜晚就能听到青蛙的聒噪，这种城市的蛙声曾带给我非常亲切的感受，满足了我的另一种乡愁，于是这里就成了除了我老家外的另一个家。从刚开始的两个人变成如今的一家四口，儿子在十几年前出生，亲眼目睹他从襁褓里慢慢长大。历历在目他出生时的样子，清楚地记得从医生手里接过儿子搂进我怀里的情景；做父亲的不安和喜悦都在那接过来的一瞬间产生。我翻看存在电脑里儿子刚出生和成长时的照片和视频，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也看到了自己一路走过来的痕迹。很多东西会被时间冲淡，因此也会时刻提醒自己，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才是最重要的。每天太阳照常升起又落下，循环往复。

我喜欢站在楼顶看着满城灯火，不时会想起童年，想起岁月如梭。其实每个人平凡的人，都在记忆里自我成全，在四季的更迭中，晦暗的灵魂终将被照亮；我们如此热爱生活，所有矫情、浅薄、虚荣，都会被时间接纳后改变，人一辈子的悲欢离合都会在自己的经历中冰释和成全。

很多个夜晚，我借一盏灯审视自己的内心，随着年岁的增长，愈发开始走向自己的内心。在书房读书写作累了就会望向天际，看着满城闪烁的灯火，还有远处腾空而起的烟花，一下就会感受到这座山城在十年里的变化，如此浓烈又如此静谧。把这种变化定格在十年里，也不过是匆匆一瞬。

十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十年的变迁足以把一些事物变得面目全非。在这十年里，我认识了负责管理我们小区物业公司的老蒋，慢慢熟悉后，得知他儿女都在机关单位上班，有自己和睦的家庭和稳定的收入。在很多人看来，他完全没必要出来打这份工，何况他年纪也近六十了，当初出来做这份事的时候，遭到全体家人的反对，觉得他应该安度晚年生活才对，老蒋说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自己不打牌也没别的爱好，就出来找了这份工作。老蒋这一做就是多年，对小区的各个角落和小区的住户都了如指掌，哪里需要换灯泡，哪里绿化带需要清理，哪栋楼的楼道需要打扫，都会找他，他成了小区的万事通。他整天乐呵呵的，没有任何怨言。

没事的时候，我都会主动找老蒋闲聊，不外乎就是些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的琐事，他经常说他见证了这个地方的变化：看着两家大型超市开业，看着小区附近的新楼盘被开发商把房子建起来，然后又看着住户装修搬进新家。他经常讲起我的两个孩子，说看着他们抱在怀里，看着他们上幼稚园又去念小学。他经常讲住在我家对面的老蒋，说前几年经常看到老两口一起去买菜，晚饭后在小区附近散步，说他们两个人很安静地生活在这里，老蒋已习惯他们的存在，经常碰到的时候停下来打招呼寒暄。直到很多天没见到他们，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着老两口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老蒋曾想去打听他们搬到哪个小区去住

了，后来终于没去过问。他后来跟我说，人与人的认识和接触是靠缘分的。他亲眼见证了这十年来小区的各种变迁；很多人把这里的房子卖了，另外再买了一套比这里更大的房子，小区里很多孩子高中毕业后就到外地读大学，曾经那些小小的身影便消失在视线中。

我跟老蒋一样，目睹了这个地方种种变化；其实刚住到这里的时候，楼下有一口池塘，池塘里在夏天便盛开了荷花，每到夜晚就能听到青蛙的聒噪，这种城市的蛙声曾带给我非常亲切的感受，满足了我的另一种乡愁，于是这里就成了除了我老家外的另一个家。从刚开始的两个人变成如今的一家四口，儿子在十几年前出生，亲眼目睹他从襁褓里慢慢长大。历历在目他出生时的样子，清楚地记得从医生手里接过儿子搂进我怀里的情景；做父亲的不安和喜悦都在那接过来的一瞬间产生。我翻看存在电脑里儿子刚出生和成长时的照片和视频，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也看到了自己一路走过来的痕迹。很多东西会被时间冲淡，因此也会时刻提醒自己，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才是最重要的。每天太阳照常升起又落下，循环往复。

老王说：“你跟我来，我带你去看看。”

老王带我来到一个山湾，那里有一个小水塘，水塘里夏天便盛开了荷花，每到夜晚就能听到青蛙的聒噪，这种城市的蛙声曾带给我非常亲切的感受，满足了我的另一种乡愁，于是这里就成了除了我老家外的另一个家。从刚开始的两个人变成如今的一家四口，儿子在十几年前出生，亲眼目睹他从襁褓里慢慢长大。历历在目他出生时的样子，清楚地记得从医生手里接过儿子搂进我怀里的情景；做父亲的不安和喜悦都在那接过来的一瞬间产生。我翻看存在电脑里儿子刚出生和成长时的照片和视频，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也看到了自己一路走过来的痕迹。很多东西会被时间冲淡，因此也会时刻提醒自己，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才是最重要的。每天太阳照常升起又落下，循环往复。

很多个夜晚，我借一盏灯审视自己的内心，随着年岁的增长，愈发开始走向自己的内心。在书房读书写作累了就会望向天际，看着满城闪烁的灯火，还有远处腾空而起的烟花，一下就会感受到这座山城在十年里的变化，如此浓烈又如此静谧。把这种变化定格在十年里，也不过是匆匆一瞬。

十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十年的变迁足以把一些事物变得面目全非。在这十年里，我认识了负责管理我们小区物业公司的老蒋，慢慢熟悉后，得知他儿女都在机关单位上班，有自己和睦的家庭和稳定的收入。在很多人看来，他完全没必要出来打这份工，何况他年纪也近六十了，当初出来做这份事的时候，遭到全体家人的反对，觉得他应该安度晚年生活才对，老蒋说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自己不打牌也没别的爱好，就出来找了这份工作。老蒋这一做就是多年，对小区的各个角落和小区的住户都了如指掌，哪里需要换灯泡，哪里绿化带需要清理，哪栋楼的楼道需要打扫，都会找他，他成了小区的万事通。他整天乐呵呵的，没有任何怨言。

没事的时候，我都会主动找老蒋闲聊，不外乎就是些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的琐事，他经常说他见证了这个地方的变化：看着两家大型超市开业，看着小区附近的新楼盘被开发商把房子建起来，然后又看着住户装修搬进新家。他经常讲起我的两个孩子，说看着他们抱在怀里，看着他们上幼稚园又去念小学。他经常讲住在我家对面的老蒋，说前几年经常看到老两口一起去买菜，晚饭后在小区附近散步，说他们两个人很安静地生活在这里，老蒋已习惯他们的存在，经常碰到的时候停下来打招呼寒暄。直到很多天没见到他们，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着老两口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老蒋曾想去打听他们搬到哪个小区去住

了，后来终于没去过问。他后来跟我说，人与人的认识和接触是靠缘分的。他亲眼见证了这十年来小区的各种变迁；很多人把这里的房子卖了，另外再买了一套比这里更大的房子，小区里很多孩子高中毕业后就到外地读大学，曾经那些小小的身影便消失在视线中。

我跟老蒋一样，目睹了这个地方种种变化；其实刚住到这里的时候，楼下有一口池塘，池塘里在夏天便盛开了荷花，每到夜晚就能听到青蛙的聒噪，这种城市的蛙声曾带给我非常亲切的感受，满足了我的另一种乡愁，于是这里就成了除了我老家外的另一个家。从刚开始的两个人变成如今的一家四口，儿子在十几年前出生，亲眼目睹他从襁褓里慢慢长大。历历在目他出生时的样子，清楚地记得从医生手里接过儿子搂进我怀里的情景；做父亲的不安和喜悦都在那接过来的一瞬间产生。我翻看存在电脑里儿子刚出生和成长时的照片和视频，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也看到了自己一路走过来的痕迹。很多东西会被时间冲淡，因此也会时刻提醒自己，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才是最重要的。每天太阳照常升起又落下，循环往复。

我喜欢站在楼顶看着满城灯火，不时会想起童年，想起岁月如梭。其实每个人平凡的人，都在记忆里自我成全，在四季的更迭中，晦暗的灵魂终将被照亮；我们如此热爱生活，所有矫情、浅薄、虚荣，都会被时间接纳后改变，人一辈子的悲欢离合都会在自己的经历中冰释和成全。

很多个夜晚，我借一盏灯审视自己的内心，随着年岁的增长，愈发开始走向自己的内心。在书房读书写作累了就会望向天际，看着满城闪烁的灯火，还有远处腾空而起的烟花，一下就会感受到这座山城在十年里的变化，如此浓烈又如此静谧。把这种变化定格在十年里，也不过是匆匆一瞬。

十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十年的变迁足以把一些事物变得面目全非。在这十年里，我认识了负责管理我们小区物业公司的老蒋，慢慢熟悉后，得知他儿女都在机关单位上班，有自己和睦的家庭和稳定的收入。在很多人看来，他完全没必要出来打这份工，何况他年纪也近六十了，当初出来做这份事的时候，遭到全体家人的反对，觉得他应该安度晚年生活才对，老蒋说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自己不打牌也没别的爱好，就出来找了这份工作。老蒋这一做就是多年，对小区的各个角落和小区的住户都了如指掌，哪里需要换灯泡，哪里绿化带需要清理，哪栋楼的楼道需要打扫，都会找他，他成了小区的万事通。他整天乐呵呵的，没有任何怨言。

没事的时候，我都会主动找老蒋闲聊，不外乎就是些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的琐事，他经常说他见证了这个地方的变化：看着两家大型超市开业，看着小区附近的新楼盘被开发商把房子建起来，然后又看着住户装修搬进新家。他经常讲起我的两个孩子，说看着他们抱在怀里，看着他们上幼稚园又去念小学。他经常讲住在我家对面的老蒋，说前几年经常看到老两口一起去买菜，晚饭后在小区附近散步，说他们两个人很安静地生活在这里，老蒋已习惯他们的存在，经常碰到的时候停下来打招呼寒暄。直到很多天没见到他们，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着老两口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老蒋曾想去打听他们搬到哪个小区去住

了，后来终于没去过问。他后来跟我说，人与人的认识和接触是靠缘分的。他亲眼见证了这十年来小区的各种变迁；很多人把这里的房子卖了，另外再买了一套比这里更大的房子，小区里很多孩子高中毕业后就到外地读大学，曾经那些小小的身影便消失在视线中。

我跟老蒋一样，目睹了这个地方种种变化；其实刚住到这里的时候，楼下有一口池塘，池塘里在夏天便盛开了荷花，每到夜晚就能听到青蛙的聒噪，这种城市的蛙声曾带给我非常亲切的感受，满足了我的另一种乡愁，于是这里就成了除了我老家外的另一个家。从刚开始的两个人变成如今的一家四口，儿子在十几年前出生，亲眼目睹他从襁褓里慢慢长大。历历在目他出生时的样子，清楚地记得从医生手里接过儿子搂进我怀里的情景；做父亲的不安和喜悦都在那接过来的一瞬间产生。我翻看存在电脑里儿子刚出生和成长时的照片和视频，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也看到了自己一路走过来的痕迹。很多东西会被时间冲淡，因此也会时刻提醒自己，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才是最重要的。每天太阳照常升起又落下，循环往复。

我喜欢站在楼顶看着满城灯火，不时会想起童年，想起岁月如梭。其实每个人平凡的人，都在记忆里自我成全，在四季的更迭中，晦暗的灵魂终将被照亮；我们如此热爱生活，所有矫情、浅薄、虚荣，都会被时间接纳后改变，人一辈子的悲欢离合都会在自己的经历中冰释和成全。

很多个夜晚，我借一盏灯审视自己的内心，随着年岁的增长，愈发开始走向自己的内心。在书房读书写作累了就会望向天际，看着满城闪烁的灯火，还有远处腾空而起的烟花，一下就会感受到这座山城在十年里的变化，如此浓烈又如此静谧。把这种变化定格在十年里，也不过是匆匆一瞬。

十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十年的变迁足以把一些事物变得面目全非。在这十年里，我认识了负责管理我们小区物业公司的老蒋，慢慢熟悉后，得知他儿女都在机关单位上班，有自己和睦的家庭和稳定的收入。在很多人看来，他完全没必要出来打这份工，何况他年纪也近六十了，当初出来做这份事的时候，遭到全体家人的反对，觉得他应该安度晚年生活才对，老蒋说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自己不打牌也没别的爱好，就出来找了这份工作。老蒋这一做就是多年，对小区的各个角落和小区的住户都了如指掌，哪里需要换灯泡，哪里绿化带需要清理，哪栋楼的楼道需要打扫，都会找他，他成了小区的万事通。他整天乐呵呵的，没有任何怨言。

没事的时候，我都会主动找老蒋闲聊，不外乎就是些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的琐事，他经常说他见证了这个地方的变化：看着两家大型超市开业，看着小区附近的新楼盘被开发商把房子建起来，然后又看着住户装修搬进新家。他经常讲起我的两个孩子，说看着他们抱在怀里，看着他们上幼稚园又去念小学。他经常讲住在我家对面的老蒋，说前几年经常看到老两口一起去买菜，晚饭后在小区附近散步，说他们两个人很安静地生活在这里，老蒋已习惯他们的存在，经常碰到的时候停下来打招呼寒暄。直到很多天没见到他们，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着老两口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老蒋曾想去打听他们搬到哪个小区去住

了，后来终于没去过问。他后来跟我说，人与人的认识和接触是靠缘分的。他亲眼见证了这十年来小区的各种变迁；很多人把这里的房子卖了，另外再买了一套比这里更大的房子，小区里很多孩子高中毕业后就到外地读大学，曾经那些小小的身影便消失在视线中。

母亲节的诗 (二首)

梁尔源

给妈妈喂饭

妈妈手中的筷子
 夹不稳日子了
 那千扁的双眼里
 苦涩掏空了白玉般的时光
 给妈妈喂一口烂白饭
 马上就有一小口甘甜的乳汁
 从幼时的胃中返回味蕾
 妈妈的饭量越来越小
 她的胃中堆积了
 太多消化不了的岁月
 那些勒紧裤带的年代
 她将地瓜和粗糠
 酿成洁白的乳汁
 一口一口地堵着啾啾的嘴
 现在，再好再甜的反哺
 也无法填满母爱的深渊
 那天，不小心将饭粒掉在餐布上
 妈妈立刻低着老花眼
 用颤抖的手
 满桌子抓取那饭粒
 那急迫的心情
 就像在寻找
 儿时走失的我

洗脚盆

母亲深陷的眼神
 仍翘首远在天边的儿孙
 干涸得所剩不多的心血
 用量子纠缠的方式
 捂热乳沟中远行的太阳
 寒冬，她佝偻的躯体
 再也无法将体温
 充盈到老丝瓜瓤般的血管
 买个洗脚盆
 睡前给她烫烫脚
 揉揉那瘦弱的双足
 让母亲那扛着岁月的蹒跚步履
 再从心窝上走一趟
 看到干裂的脚丫开始红润
 树上的皮肤有了光亮
 霎时激活婴儿时光
 那些在怀中手舞足蹈的记忆
 在月亮冻得发白的夜晚
 母亲用火箱烘烤我红肿的冻疮
 莲藕般的肢体
 总围在柔软的胸窝上
 整夜都裹着滚烫的爱意
 如今，每天给母亲暖暖脚
 企盼她的枯萎能返青吐绿
 真想再一次驮来
 母亲承载春天的脚步



图虫创意 供图

夜很多小孩熬不住了，有些被送回家，有些大人因自己舍不得走就问母亲要被子，把孩子们塞到床上或戏台旁边。很多次我也在戏台的角落里蜷缩着睡着了，但又时而被戏场的掌声吵醒。每当阿兰出演《十八相送》梁山伯祝英台难舍难分的场景，尤其是到了《哭坟化蝶》的章节时，引得妇女们潸然泪下，唏嘘不已。

天下没有不散的的筵席，第二天一早，石头师傅又要带阿兰去别的地方打渔鼓了。清晨哥哥送他们出了村口，分别时，阿兰一步三回头，哥哥在村口久久凝望，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对面的隘口……

许多年过去了，一个春天的傍晚，听说阿兰突然又来我家了，还带来了她的孩子。在这个曾经的“小戏台”前面，她站了很久，很久。哥哥荣子赶来和她见了面，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荣子给阿兰送了自己写的一本诗集，集子叫《戏台》。

蓦然回首

这片村舍，是就餐的地方，既有私密的包厢，也有敞亮的厅堂，还有简洁的卡座。每一间房舍的名字都很耳熟，张三家，李四家，七姑家，八姨家，吕秀才家，蔡媒婆家……无论谁家，都有好酒好菜，还有那柴、米、油、盐、酱、醋、茶。

湘江老渔村

春歌

青春五月的阳光温软明媚。阳光里的春风，隐隐约约，仿佛一双温柔的手，勾引着我走出钢筋水泥浇筑的楼盘，走向山林、田野、江河。

信马由缰，一忽儿就到了江边。江堤上杨柳依依，江面上碧波荡漾，江对岸远山如黛，我的视野与心空顿时开阔起来。

湘江于我，情有独钟。晨曦薄雾，夕阳残照，细雨烟波，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每一帧风景，都刻在我的记忆里。只可惜，这个春天，因为疫情，错过了江滩上那一大片油菜的花期，江滩花海的景致也只能静待来年。久居城市的人们，同我一样，三三两两，流连在绿意盈盈的江滩上，久久不肯离去。

遗憾之余，亦有惊喜。江边有个老渔村，让我既体验了新鲜感，也找到一些旧时光。

老渔村是家饭店，离市区不远，就在解放垸，与湘江只隔着一条江堤。村口位置稍高，在地面上，朝西，由几块斑驳的石头筑成一道门，看上去满是沧桑，仿佛经历了湘江太多的潮起潮落，流至上岸，退隐江湖。

进村口，沿石阶而下，正前方是一片水域，面积不大，岸边参差，水质稍显浑浊，空气中似乎能闻着淡淡的鲜鱼的味道。这味道当然是渔村应有的味道，自然，亲切，如同农人嗅觉里泥土的芬芳。

水面上一叶渔舟缓缓而行，渔舟上有位渔翁，戴斗笠，披蓑衣，不紧不慢地将一张鱼网捡拾在手上，然后站稳左脚，右脚朝前方迈半步，旋即双手举网，平移至身体左侧后稍作停顿，随之双手同时发力，将鱼网向前方撒出。鱼网在空中展开，形状浑圆、饱满，如一个花朵绽放，在一片叫好声中落向水面，溅起微微的水花。

是否有鱼儿落网，也许人们并不在意。来老渔村的人，可能更在意沉浸于这种独特的场景，或重拾儿时的记忆，或缓解久居异地的乡愁，或体验耳目一新的渔村生活。于我，则是一种释放，只想在另一种生态中还原自我，回归本真。

沿岸线往右，在石块铺设的小径逶迤而行，沿途花香弥漫，鸟声啾啾，碎碎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洒在地面上，斑斑点点。再往前，拐一个弯，有一个亲水的平台，平台的正后方，悬挂一面大鼓。这平台，既是祭台，也是舞台。按照渔村的习俗，每年开湖或出海捕鱼前，总要更衣沐浴，恭恭敬敬地祭拜湖神或海神，求个平安。

祭祀之外，作用更大的，还是舞台。人们围在湖边，欣赏一段精彩演出，据说老渔村固有的节目。有时候是雄浑铿锵的《威风锣鼓》，有时候是长沙人耳熟能详的花鼓戏经典选段《刘海砍樵》。而我赶上的，正是让我最倾心的古筝演奏：汉服美女，裙角飞扬，指尖跃动，悦耳的旋律在琴弦上行云流水。《平湖秋月》、《寒鸦戏水》，最后一曲《渔舟唱晚》，我仿佛看到一幅幅画面在琴声里缓缓呈现：“远山留残照，微波映晚霞。竹篱茅舍是吾家。一径傍林斜。绿岸双双鹭，青山点点鸦。听闻笑语隔芦花。白酒换鱼虾。”

沿岸线往左，地势稍高，同样是石板路，体验却截然不同。说是路，其实是游廊。顶棚由茅草覆盖，可遮风挡雨。右侧是临水围栏，可防游人跌落。而左侧，既是集市，也是厨房，十多个摊位次第排开，十多套炉灶烟火升起。“得鱼去换红蒸米，呼子来挑芥菜花”。浓浓的市井味与烟火气扑面而来。

集市上摆放的尽是附近农家自产的瓜果、鲜蔬、土鸡蛋、坛子菜，琳琅满目，品类繁多。尤其是坛子菜：白辣椒、剁辣椒，干茄子，酱茄子，萝卜丝、萝卜条……虽然包装简单，但香气袭人，让人垂涎。

厨房自然是老渔村最